

通志卷一百二十二下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三十四下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嵩漢明帝時以儒學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覲魏尙書瓘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閼鄉侯弱冠爲魏尙書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爲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爲傅嘏所重

謂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卽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旣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

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異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旣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

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  
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  
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素  
羸便以困篤會遣所親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  
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  
其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  
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鄧艾  
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自以與會共  
陷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

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油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旣而赦焉及瓘遺續謂之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事平朝議封瓘瓘以剋蜀之功羣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亾雖運智謀而無搴旗之效固讓不受隙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蓄陽侯以餘爵封弟寶開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

表立平州後兼督之于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爲邊害瓘離閒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亡子密受封爲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累求入朝旣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鎮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瓘性嚴整以法馭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裁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

如故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敕瓘第四子宣尙  
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  
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瓘與太  
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瓘以魏立九品  
是權時之制非通經之道遂與太尉亮等上疏乞復古  
鄉舉里選之法武帝善之卒不能改惠帝之爲太子也  
朝臣咸以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啟廢之而未敢  
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  
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

座可惜帝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  
賈后由是怨瓘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數與瓘  
不平駿復欲自專權重宣若離婚瓘必遜位於是遂與  
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乃詔進  
位太保以兵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  
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厨田  
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蓐主者務令  
優備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不許帝後知黃  
門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亾惠帝卽位復瓘干兵及楊

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綵綬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給  
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其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  
臣廷議無敢應者惟瓘贊其事楚王璋由是憾焉賈后  
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淫虐又聞瓘與璋有隙  
遂謗瓘與亮欲行伊霍之事啟帝作手詔使璋免瓘等  
官黃門齋詔授璋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  
收瓘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  
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  
子恆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恆二子璪

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率旣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而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而葬之初瓘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黃幡掘

登聞鼓上言其事并列榮晦罪狀請加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瓘舉門無辜受禍乃追瓘伐蜀勳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謚曰成贈假黃鉞恆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恆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

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尙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

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  
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  
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  
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  
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  
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  
邱墳厯代莫發眞僞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  
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  
目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傍雲委蛇而上布星

離離以舒光采卉莽尊以垂穎山嶽差義而連崗蟲跂  
跂其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  
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  
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  
森爾下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  
翩翩或縱肆阿娜若流蘇懸羽靡靡縣縣是故遠而望  
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  
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元  
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

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  
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  
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  
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厯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  
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上人  
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乃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  
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減損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  
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  
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

幽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

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  
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  
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  
列櫛比龍鱗紅體放尾長短複身頗若黍稷之垂穎蘊  
若蟲蛇之焚緼揚波震擊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  
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  
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  
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駱驛遷延逼而視  
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